

江苏省木偶剧团(扬州市木偶研究所)创建于1957年,它继承了中国木偶表演艺术源远流长、瑰丽神奇的传统,以“刚柔相济,细腻传神”的艺术表演风格蜚声海内外。它是集木偶表演、艺术造型制作、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大型表演团体。该团曾创作《嫦娥奔月》《琼花仙子》《白雪公主》等优秀经典剧目,均演出超千场,并荣获文化部文华奖、金狮奖等。如今新版《嫦娥奔月》在坚持传统杖头木偶为表演主体的前提下,融入现代科技等众多新的元素,使之成为一台别开生面、引领时代潮流的精品剧目。7月16日、17日,该剧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获得观众由衷的喜爱和专家高度的认同。

## 让木偶成为扬州的名片

季培均

7月16日、17日,江苏省木偶剧团(扬州市木偶研究所)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连演了两场木偶剧《嫦娥奔月》,这是扬州市文艺院团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两场演出,座无虚席,现场气氛热烈,尤其是剧目接近尾声时,全场观众跟随童谣“月儿弯,月儿圆,夜夜浮游到天边。嫦娥姐姐月中住,播撒月光满人间”的节拍鼓掌致敬,我也如现场观众一样,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演出期间,江苏省木偶剧团还与国家大剧院意向签订3年合作协议,体现了扬州木偶的市场竞争力。这是传播扬州文化最好的方式之一,也是展示扬州形象最靓的一张名片。

扬州市享有“木偶之乡”的美誉。扬州杖头木偶至今已拥有300多年的历史,其艺术风格“刚柔并济、细腻传神”,方寸之地演绎万千气象,“不是真人,胜似真人”,被誉为“维扬一枝花,香飘海内外”,是江苏地方文艺的杰出代表。

扬州木偶始终与扬州城市相伴相随、共同成长。江苏省木偶剧团可追溯到1957年,至今已有60年建团历史。60年来,扬州木偶创造了多个业界第一,受到了各方赞誉。1990年至1995年,扬州木偶赴日本展演,创下了国内木偶剧团与国外合作演出时间最长、观众最多的历史记录。1993年,木偶剧《琼花仙子》荣获第八届文华奖新剧目奖。2015年、2017年,全国杖头木偶制作人才培养班、杖头木偶表演人才培养班均在扬州举办。2016年,江苏省木偶剧团与阿根廷圣马丁大学合作编创的木偶剧《森林王子》首演,这是业界第一台与国外深度合作的话剧。此外,该团演绎的神话木偶剧《琼花仙子》、人偶同台

## 六十年华丽转身

杨文昭

江苏省木偶剧团(扬州市木偶研究所)从江苏泰兴的田间乡舍走进北京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殿堂,整整花了60年。时间有点长,但60年华丽的转身依然让人惊叹。这是江苏省木偶剧团几代木偶人始终站在木偶艺术的高地上,审视自身的艺术,探索木偶艺术发展的真谛;始终在艺术的百花园中吮吸兄弟艺术的精华;始终孜孜不倦地耕耘,这才有今天扬州木偶戏华丽的转身,这是艺术和汗水的结晶。

回顾60年历程,江苏省木偶剧团创作的剧目不胜其数,其中有四座丰碑始终屹立在其创作长河之中。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嫦娥奔月》无疑是第一座丰碑,这是一部非常唯美的传统京剧样式的木偶戏。导演常骥良是一位值得尊敬、值得怀念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当仁不让地镌刻在中国木偶史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位从乡镇走来的文化人却有那么宽阔的艺术视野、那么高的艺术追求,这在当时的木偶艺术界是难以寻觅的。嫦娥不管有多少版本和传说,但是她始终是以美的形象久久地留在人们的心间,而常骥良恰恰是把嫦娥的形体美、心灵美推向了极致。无论是木偶的造型、音乐还是舞美,均达到了当时木偶艺术的制高点。那批老演员更是了不得,硬是将两根硬邦邦的铁杆在股掌之间幻化成柔韧的钢丝,把嫦娥婀娜曼妙的身姿、轻盈的水袖表现得细腻传神,充分体现了传统杖头木偶的表演技能,至今他们的表演仍然很难超越。

第二座丰碑应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大型木偶剧《琼花仙子》。这是一部歌舞样式的木偶剧,导演焦锋是一位站在木偶先人肩膀上获得成功的艺术家。京剧样式的木偶操纵沉稳、厚重,而歌舞必须在它的基础上能够体现歌舞的灵动和夸张。焦锋有一句口头禅“不是真人,胜似真人”,这始终是他木偶艺术创作上恪守的标准和要求。《琼花仙子》集木偶操纵技巧艺术之大成,各种新颖的表演样式都被他信手拈来,自如地运用在戏中,还把琼花仙子的水袖加长到15米,使得舞台效果更加绚丽多彩,也充分展示了演员的操纵技能。看过《琼花仙子》的观众都觉得,不仅是听了关于扬州的传说,更是品尝了一场木偶艺术的盛宴。

第三座丰碑当属大型木偶剧《白雪公主》。这是一出人偶同台的木偶戏,导演钟浩是极具智慧、对儿童剧把握极为

的《白雪公主》及借鉴外国经典的《胡桃夹子》等精品剧目,以及木偶书画、水袖、长绸等绝技,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文艺精品不仅要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更需要引领文化需要。“嫦娥奔月”是一个妇孺皆知的神话故事,1981年江苏省木偶剧团就编创了京歌形式的木偶剧《嫦娥奔月》。此次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木偶剧《嫦娥奔月》是在1981版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与老版相比,新版《嫦娥奔月》融入了全息投影、皮影、爵士乐等元素,剧情更加合理,语言更加精炼,节奏更加明快。这一系列的现代表达,让这部木偶剧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理念,更能激发观众的兴趣。“仿佛回到了小时候”,这是许多成年观众的观后感;“我要听嫦娥姐姐的故事”,成为了许多小观众的口头禅。

艺术越磨越精。在两场演出之间,木偶剧《嫦娥奔月》专家座谈会在京举办。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剧立足于传统文化本体,演绎出了新的精彩,同时也给出了突出嫦娥形象、增加杖头木偶绝技等好的建议,为继续打磨该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

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城市发展、延续城市文脉的源头动力,在扬州木偶艺术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履行文化建设的主体责任,积极遵循艺术创作规律,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打磨出了一部部精品剧目,小小的木偶演绎了无限精彩,也让扬州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作者系扬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扬州市文广新局党委书记、局长)

深刻的导演。《白雪公主》相对前两部木偶剧来说又是巨大的跨越,那就是人偶同台。人偶同台并非是简单的真人和木偶同台演出,更准确地说,它需要人偶和木偶始终在恰当的融合点完成自己的角色和任务,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比如说,白雪公主是真人,七个小矮人是木偶,非常契合故事的本体和舞台视觉的完美。什么时候用真人白雪公主,什么时候用木偶白雪公主,钟浩总能找到最好的契机。

2016年创作的大型木偶剧《嫦娥奔月》是第四座丰碑。导演李春燕、殷弘毅是资深歌舞导演,他们曾在歌舞、话剧领域做出骄人的佳绩。这次邀请他们跨界导演木偶戏,就是想通过他们引进更为时尚的艺术因素,这对木偶剧团是个风险,对导演自身也是一个挑战,最终,风险闯过了,挑战成功了。

诚然,这是自讨苦吃的创作,上世纪80年代《嫦娥奔月》的高度在那儿,要想超越几无可能。主创们在艺术智库中努力搜寻,终于找到了用全息投影机来拓展嫦娥、后羿表演的空间。创作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为什么木偶戏只能面对年幼的孩子,不能面对成人吗?在这次创作当中,主创们奔着这个目标大胆创新。新版《嫦娥奔月》可以说是传统嫦娥形象的继承与颠覆。老版中嫦娥是吞丹升天,新版中嫦娥是投火奔月,这令嫦娥的献身更加壮烈,舞台呈现更加恢弘。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用了最现代的全息投影技术,但创作者始终坚持以杖头木偶为艺术本体。

新版《嫦娥奔月》彻底改变人们心中木偶戏简陋、单调的印象,用观众的话说就是:“木偶戏还可以这么玩,太精彩了,孩子爱看,家长也爱看。”

在谈四座丰碑的时候,我只提到了4个戏的导演,似乎忽略了编剧、舞美、音乐等相关主创。当然不是。我以为木偶创新旨在形式创新,这就对导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认为,木偶戏的成功是一个团队创作的成功,导演更是团队的灵魂。旧版《嫦娥奔月》《琼花仙子》《白雪公主》在国内外演出均超过千场,这足以说明江苏省木偶剧团始终走在一条正确的创作之路上,那就是艺术的高端、市场的广阔、专家的赞许。江苏省木偶剧团的精神始终如一,创新、创新、再创新,把古老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手段融合,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奔月》把“后羿射日”与“嫦娥奔月”两个有联系的故事变成一个故事,变成了前因与后果,这是一个大胆创新,也是今天我我要赞美木偶剧《嫦娥奔月》最根本的原因。

第三,《嫦娥奔月》体现了木偶剧艺术的本质特征,用高强度的独特技艺和技能来塑造人物,使得木偶活活了。

值得关注的是,《嫦娥奔月》的“奔”出了问题,在文学、技能技巧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真诚地希望以后能有所改动。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戏剧评论家廖奔:

老夫聊发少年狂,我坐在一群孩子中间,看了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的儿童戏,主要的兴奋点来自于《嫦娥奔月》别致的呈现形式,扬州木偶在杖头木偶傀儡技艺的基础上,发展出人偶同台,吸收皮影戏,运用得十分贴切,同时运用了现代舞台声光电技艺,演出美轮美奂。

这台剧目结构、故事情节清晰,我看到了扬州传统杖头木偶的精彩表演,尤其是托举木偶,将木偶水袖飞扬等技巧发挥到极致。这是一次手段的突破与舞台呈现的超越。



## 质朴大气的《嫦娥奔月》

李延年

由江苏省木偶剧团创作演出的木偶剧《嫦娥奔月》的特点之一,是由神话传说到偶戏表达的审美转换。该剧把中华先祖创造并在中华大地流传已久的“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两个经典神话融为一体,更为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勇敢、克难、善良、奉献的精神美德,是一曲用偶戏形式歌颂民族英雄的赞歌。用古朴的木偶戏艺术表现被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神话故事,可谓相得益彰。由神话之美到偶戏之美,呈现给观众的是更丰满、更鲜活、更具观赏性也更感人的后羿与嫦娥的形象,因而在广大观众特别是小观众心灵中荡起崇爱英雄的涟漪。我想,这正是由上古神话到木偶剧表现审美转换的意义所在。

木偶剧《嫦娥奔月》的特点之二是,舞台呈现方式的素

朴与纯净。扬州木偶艺术家这种敬畏木偶本体、坚守本剧种特色、在传承中创新的精神值得倡导。我感觉从剧情的展开到细节的演绎,更利于木偶技艺的充分展示和发挥为目的。其舞台呈现结果是木偶艺术的淳朴之美,剧中人物关爱他人、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之美。缺少高超技艺展示的木偶剧作是不完整的,该剧以群体性木偶技艺较强的优势为支撑,以扬州木偶多年传承的“刚柔相济,细腻传神”的艺术风格特点,精彩地演绎了这部千古神话。在声光电的运用方面,编者者恰如其分地为这台古意十足的剧作融进了现代艺术元素。舞台上的艺术效果既古朴又现代,是一台老少皆宜的木偶剧佳作。

(作者系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会长)

## 木偶剧《嫦娥奔月》的造型手法

戴荣华

木偶剧《嫦娥奔月》在艺术形式、思想格局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它创造性地运用全息投影,与木偶表演相得益彰,在木偶的造型上更是精益求精,力求在外形上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艺术上发扬木偶表演的特长。

基于现实与剧情的造型理念

在造型设计上,《嫦娥奔月》的主创考虑到在运用全息投影技术呈现3D效果的情况下,要在设计、颜色上吸引观众眼球,让木偶在科技面前不失光鲜,使观众更能注意剧中的人物形象。同时,抓住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形象。编剧罗周笔下的嫦娥娇俏、智慧、勇敢,因此,综合造型、服饰、化妆等手段外化嫦娥的美丽、善良、坚定,在表演上体现嫦娥的智慧、大爱精神。

基于木偶本体艺术的造型手法

剧中,嫦娥在奔月前先后各有两套造型。奔月前,嫦娥梳着乌黑的发髻,双颊边两根小髻体现着年轻女子的活力、可爱,头上饰有月牙形状的装饰,暗示着人物此后的命运与月亮息息相关。鹅蛋形的饱满脸颊嵌着一双可活动的大而明亮的杏眼,演员在操纵时可以通过机关表现人物的左顾右盼。嫦娥眼上弯弯的柳叶眉,表现了人物温柔、善良的气质。



(本版图片为木偶剧《嫦娥奔月》剧照)

### 专家点评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

我要为江苏省木偶剧院木偶剧《嫦娥奔月》唱赞歌。一个具有传统的木偶剧团精心排演这样一出经过实践检验、少年儿童喜欢的木偶剧,功在当代。

我赞成用这种文化自信的态度大胆改编中国神话。“嫦娥奔月”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化,该剧歌颂了后羿、嫦娥的英雄主义精神,寻求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也就是“天人合一”的精神,这个基本方向是对的。月亮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母性文化一个美的意象,如果在这上面做点文章,可以更加完善该剧。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著名剧作家欧阳逸冰:

《嫦娥奔月》是一台成功的木偶剧,成功之处可以从以下三点体现出来。

第一就是文化自信。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理解和挚爱,才有文化自信。《嫦娥奔月》体现了马克思的那句“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的宝库,也是希腊艺术的土壤”。

第二是“听唱新翻杨柳枝”。李商隐在《嫦娥》这首诗里是这样说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是古代知识分子、传统文人对“嫦娥奔月”故事的评价。《嫦娥

《文艺报》原副总编辑艺兵:

木偶剧《嫦娥奔月》的优良首先在于既单纯又丰富。该剧故事经过高度提炼,去腐存精,既满足了单纯的美需求,也适应了木偶剧。“后羿与嫦娥求见西王母”一段尤为精彩,很有视听冲击力。

其次在于既传统又年轻。虽是古老的神话,但该剧在艺术呈现上并不陈旧,没有落入俗套,是时尚、年轻的木偶。

再次在于既见义又抒情。剧中,见义勇为、牺牲个人为大家等剧情娓娓道来,不是耳提面命而是潜移默化,净化了大小观众的心灵。

最后在于既民族又世界。该剧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又超越民族、国家,将对人类文化的建设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包澄洁:

关于对古代神话故事的改编,一定要保持古代神话故事的精髓,尊重历史,《嫦娥奔月》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艺术研究院梅兰芳纪念馆原馆长秦华生:

《嫦娥奔月》古今照应,将古代神话故事与今天对少儿

的教育审美相结合,是一部优秀的神话木偶戏,希望能够继续精心打磨,从艺术的高原向高峰攀登。

《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赵忱:

从《嫦娥奔月》可以看出江苏省木偶剧团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继承传统,锐意创新,而且得心应手。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旭:

从《嫦娥奔月》看到了一个剧团60年的坚守与创新,看到了扬州杖头木偶的伟大,看到了中国木偶戏的希望。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所长刘彦君:

看了一出充满现代感、艺术感的木偶剧,《嫦娥奔月》意图清晰、形式创新、特色鲜明。

中国动漫集团监事会原主席徐世丕:

《嫦娥奔月》提醒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木偶戏的传统艺术价值和国际地位。木偶戏曾经处于弱势,但现在无疑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